

女心傾城

两个不易相爱的人，

一曲唯美悲情的爱恨咏叹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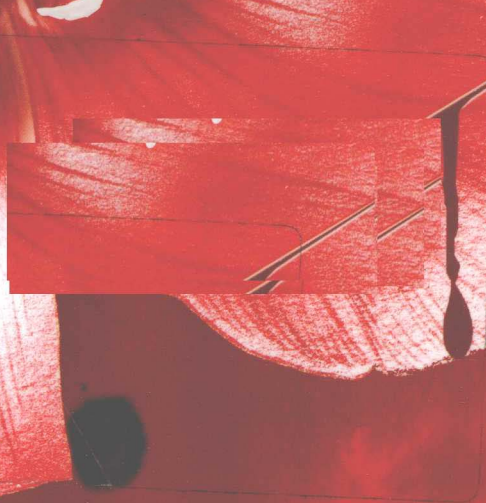
到底谁是谁的毒药？

到底两人能否白头偕老？

妃子血

Feizi
Xue
周梦◎著

上



妃血

Feizi
Xue

周梦◎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第四章 皓腕素手弹指间 /090

- 一 音痴乐迷·····091
- 二 汇音惊曲·····096
- 三 故人悲歌·····104
- 四 妆曲旧恨·····109
- 五 流水之意·····115

第五章 援琴鸣弦发清商 /124

- 一 金戈饮恨·····125
- 二 鸠学凤曲·····132
- 三 与君沦落·····139
- 四 音异心逆·····146

第六章 一朝看尽盛京花 /156

- 一 城前血歌·····157
- 二 珠明又定·····167
- 三 斜路杏花·····174
- 四 灵堂死帆·····179

第七章 缓步徐行静不哗 /182

- 一 宫阙暗流·····183
- 二 折杀激云·····190
- 三 依树醉霞·····195
- 四 芳华永驻·····200

第十一章 晓日朦胧破晓烟 /305

- 一 花影曲聊·····306
- 二 闷郁闽风·····311
- 三 清华薄愁·····315
- 四 黯然销魂·····319
- 五 地宫迷情·····325
- 六 一枝折得·····329

第十二章 未甘着笑向春风 /3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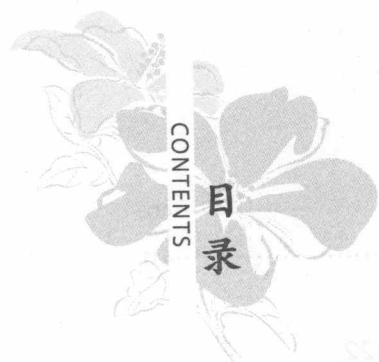
- 一 往事如尘·····335
- 二 万象之局·····341
- 三 坚冰渐融·····346
- 四 有女名乙·····350
- 五 劫难之音·····358

第十三章 南屏山上清声起 /364

- 一 凝眸鸾凤·····365
- 二 南屏黄围·····371
- 三 激战孝真·····378
- 四 南屏之巅·····382

第十四章 银鳞细骨堪怜汝 /395

- 一 如梦似幻·····396
- 二 夜语暗香·····399



四 投怀送抱	533
五 笛仙之葬	539

第十九章 一向无言但垂泪 /543

一 妒生情转	544
二 日暖烟薄	552
三 又还秋色	557
四 人是情非	562
五 疑窦又生	566

第二十章 西风催衬梧桐落 /572

一 谜底初现	573
二 终是离情	578
三 北汉谷奇	582
四 噩耗惊闻	586
五 大旱圣地	593
六 大梦将醒	600

尾声 拂却云开复见天 /608

第一章

而今容有待开颜

的，也是送我自己的。我确实摔琵琶得机接近李雍，而香兰却真的分寸大失。

李雍果然鄙夷地扫了香兰一眼，一把抬起我的手臂，拉住就往外走。

“将军！”香兰哭腔而呼，却唤不回李雍的情怀。而自那一夜之后，李雍再未指要她，命运的轮盘也从那一刻开始悄然而动。起初我以为只有我自己，后来才发现不止我，许多人的命运都改变了。

“你真的认识本将？”倾城苑的包厢内，李雍问我。

我整理了下思绪，开始叙述五年前那段他早已遗忘的往事。那时的我身无分文，一袭褴褛独自来到京都，而那时的李雍刚刚征战荣归，一身甲冑威风神武。在京都城门前，我被浩荡的军旅挤倒，是李雍向我伸出了手，并且给了小乞丐的我一枚银元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施恩和救济，而李雍的大手异常温暖。记忆如当年裹挟沙场血尘的风，沉重地掩盖了我的过去，将我新生凝于那一刻李雍给我的银元上。

“我知道将军早已忘了，但姝黎永远都不会忘记。”

“这只是微小的恩惠，你不必放在心头。”

我笑了笑，低声道：“我出生富庶，家门惨遭不幸后，亲戚们非但不援手还落井下石。一枚银元，对幼年的我来说，连买个趁手的玩意儿都不够，但家变之后，您给的这一枚银元就是我此生最温暖的慰藉。”我掏出挂在颈上的香囊，取出囊内那枚银元。

“正是它，让我觉得，我必须活着，活下去……”而不是单单为了复仇。

李雍凝视着我，缓缓而问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四岁。”

李雍又开始沉默。我跪坐在他面前，觉得心更空了。五年过去了，我无时无刻在等待自己长大成人，一了断他的恩情，我便可以插翅而飞，离开我再不愿停留的地方，做我想做的任何事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而李雍与我的恩，不重也不轻。说不重那是因为我最危难的时候，别说李雍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；说不轻，因为他令我满怀仇恨厌世的心释放了一个缺口。李雍与我，是特别的。所以五年里在我默默关注的目光中，他同所有欢场作乐的男人有一点区别，虽然只是一点。

“来人哪！”李雍忽然起身高呼。

“来了来了！”龟公应声而入。

指璫。也就他看出我不用那玩意儿照样奏乐，而那些不安生的贼手总想方设法窃取或弄坏我的指璫。琵琶弦韧，寻常指甲如何受得住？奈何我天生一副强甲，坚硬如我心肠。

日子就在独乐乐和众乐乐之间滑过，我竖着耳朵接听一切京都趣闻。某家的大爷升官，某家的公子结亲，某某和某某连襟又是表亲，西秦的那些人那些事，纷乱中暗藏玄机。大约半年后，西秦盟国大旱遣使入京算是最大的饭后谈资，一连数日，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大旱的皇后，也就是西秦皇帝的长女如何艳压群芳独宠后宫，真给西秦争脸，让南越的小蹄子们脖子都长了一寸。一群嚼舌根的，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我的脖子。

李雍收我入府后，风月场所照去不误。说是小姐，看我的目光却又不像。当官的男人都这样，永远都看不透他目光背后的东西。我懒得猜，我还是在等，等一个离开的时机或是一个达到目的的时机。我晓得李雍待我不薄，赎我身不算，那一枚银元的分量值得我感恩一次，但也仅限于一次。我没有离开李府，只是想用掉那一枚银元，而我还在隐隐担忧，离开这个新居所，再找一个居所观望我的目标是否顺利。我的脖子真的很长，我望的地方实在藏得太里面。

就在我意识到我的脖子跟南越国后宫的女子没有本质区别的时候，我的银元掉了。

李雍带了一干贵客回府，其中就有大旱的王爷西日昌。当我在贵客前弹完一曲《清水照夕人》后，西日昌眼神火热地看着我。

“这位姑娘年纪轻轻，弹得一手好琵琶！”

“王爷可别夸坏了小女，姝黎，来见下贵客！”

我抱着琵琶盈盈而拜，年轻俊美的王爷扶起了我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顺理成章，李雍许下了婚事，独孤氏悬在心口的大石落下。面对李雍赞许的目光，我回席轻吟：“就让女儿为父再弹一曲《空山鸟鸣台》。”

轻快的琵琶声响起，仿佛一只鸟儿飞翔在寂静的高山上，穿梭滑翔，虽清冷却又是从容自在。

我终于明白李雍赎我就为结一门豪姻，他借故推脱了几次独孤氏的旁敲侧击，无非是将我送至他想要的位置。一枚银元就这么白白被他浪费了，换了别的男人，纵然再位高权重，纵然再英俊倜傥，我都不会甘愿宽衣。

我离开李府的时候，只穿了来时的一身行装，留下了一枚银元。它跌在桌上，

我弹着我的琵琶，轻轻松松地搭上西日昌的马车。四匹白马，金漆红木车，车前车窗的黄色穗子仿佛一串串金元宝。众多侍卫前后扈拥，跟点缀马车的穗子一般。西日昌坐在我对面，看到我离开京都后心情大好，他很惊奇。

“原来你不喜欢京都！早说我早带你走了！”

我莫名说了句：“我不喜欢的何止是京都！”

西日昌柔声道：“以后你明明白白告诉本王，哪里喜欢我就带你往哪里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我们都知道，这都是虚伪。

“姝黎，为什么不喊？”

我这才想到，我与那刺客一样，都选择了默不出声。我这才清醒，以武力著称的大皋国的王爷岂是手无缚鸡之力之辈。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，竟然选择留了下来，保护一个根本不需要我保护的男人。

“姝黎，为什么不走？”西日昌竭力平淡地道，“你知道吗？刚才那人行刺的时候，是你唯一可以离开我的机会。”

我的心如陷冰窖。原来他早看出来了，他早就知道我会武功。我奋力挣脱出他的怀抱，转身，睁大双眼。

“李雍没能看到藏在他身旁的你的厉害，庆幸的是，我发现了。你手脚轻盈，能轻易逃离我的怀抱，这不是寻常女子能做到的，何况你只有十四岁，如此年轻就有这样的身手，再过几年，这天下第一女侠就非你莫属了！”西日昌凝视我的眼道，“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首先，成为我的女人吧！”

我听见我的喉咙发出了难听的一声吞咽，我看见他的眼闪着比先前更加火热的光芒。

“既然你没有走，那就再不要走。”西日昌的声音带着诱惑，“让我信任你，让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，让我看见你的诚意，让我拥有你之后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。”

这些话就像戏里的词儿，可明知他不会放过我，我还是问了：“我能拒绝吗？”

西日昌道：“不要逼我做我不舍得的事情，你还很年轻，你的明天有多美丽你自己清楚吗？我能保证你跟着我，修为可获得长足的进展。”

我黯然，我自然清楚以我修炼的秘籍日后会达到什么境界，但前提是我必须活着。

西日昌悠悠道：“我在你这个年龄修为已达至清元中期，而你现在刚刚到固气之巅，这其中的差距，你认为是什么呢？”

我倒吸一口冷气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自以为的修为进展神速，竟然不如他。武道的境界我还不知如何划分，他却看得通透。就这一点，我远远落在他之后。

“刚才只要你选择逃跑，我解决完刺客后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捉回你，前提是你先得逃过我手下的十二精卫。那刺客是他们故意放进来，留给我打算捉活口的。呵呵，你听，此刻人已经回来了！”

房外，侍卫适时道：“王爷，刺客已服毒自尽，他身上没标记。”



“知道了，下去。”

“是。”

我闷声道：“如您所愿。”

西日昌无声地笑了。他只一步，便要将我揽入怀中。雷轰电闪之间，我手一伸，没能抓到他的咽喉，反被他握住手腕。

咔，一声清脆的骨折声，我抽着嘴角道：“王爷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想为您宽衣。”

西日昌好笑道：“果然是倾城苑出来的，很有天分，难怪李雍识不破你，白白便宜了本王。”他突下禁止，出手如风，从我锁骨一路往下，连下七道禁止，封住了我七大要穴。虽然我还能动，但内劲全封跟废人无异。我咬着唇道：“王爷您真的误会了，我哪敢对您下手，您随便一指头就能要了我的小命。”

“放心，我还不舍得杀你。”西日昌在我耳边温柔地说，“但是你要再胡来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本王的警告这是最后一次。”

“姝黎铭记五内。”

西日昌将我打横抱起，“记住你自己说的话，我是这世上你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唯一——一个男人！”

西日昌精心编织的柔情之网最终收获了猎物，我躺在床上，被剥光后忽然一笑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我太年轻太幼稚了。我为我的鲁莽付出了代价，我会铭记五内，西日昌，当我有能力击溃你的时候，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

西日昌意外地看着我道：“你是个很有趣的小女子。”话音未落，他的双手已经覆盖在我胸上，还是那种极不舒服的感觉，被抓住怎么都不会舒服。

妈妈说什么男人和女人的阴阳调和是人伦之最，和谐的鱼水之欢，快活的巫山云雨，总之怎么好她就怎么吹。香兰也吹嘘过，李将军真男人是也，他如何威武如何了得，还有其他大姐说，男人就那么回事，在床上死不要脸，怎么不要脸怎么来。

我没听见西日昌的气喘吁吁，也没觉出他们说的那些好坏，我只觉得我的身体一分为二，我的躯体不适应外物的进入和动作，而我的头脑在琢磨，如何让西日昌放我回京都，我必须回去，那里有我这一生的目标，那里背负着我一家的血债一生的仇恨。

疼痛的感觉是迟钝的，作为修武者，我能抵抗远比这强烈百倍的痛楚，倒是西

我两次推搪他的问题他似乎毫不在意，还授我奇法，我就知道有猫腻。果然晚上船靠岸后，他叫了一席酒菜，上好的翡翠液一壶壶灌入我喉中。拼酒从来就没有公平一说，一人一壶，却是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小女子。若非我出身勾栏，妈妈没事就拿最恶劣的烧刀子练我们，我早就趴下了。

这情景分明很恶心，一个外表出众举止得体的优雅贵族，温情脉脉地一个劲儿劝酒，不喝也得喝，喝了还要喝，明知道他在挖坑，我却只能往里跳。他每过十二时辰在我身上下的禁忌我无法反抗，我被他捏在手心里，我只能忍，实在忍不下去，想办法也要继续忍。所以喝到半途我装起醉来，有关我身家性命的秘密如何能泄露半句？但我也没有对西日昌撒谎，知道这一切的，除了两人，别的都是死人，活着的两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我的仇家。

“妹妹，其实我很欣赏你。”我在装，他也在装，“但我对不起你，我要食言了。回到大旱后，我不能让你做我的侧妃。”

“为什么？哦，不用说了，其实我也不在乎。”

“唉，当王爷也有王爷的苦恼，很多事情身不由己。”

“那就不当了。”

“说得容易。我给你看样东西你就明白了。”他从怀中取出一条项链，红绳上吊着一枚祖母绿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祖母绿在我眼前摇晃，绿莹莹的，在夜色里犹如幽灵。

“仔细看着……”

我觉得我真的醉了，头脑开始迷糊。漂亮的绿光充满我的头脑，让我迷失自己，让我沉醉其中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妹……黎……黎……妹……黎……”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十四岁半。”

“你练的是什么心法？”

“……”我忽然觉得头大了起来，接着阵痛，“不能说，我好痛！啊！不能说！”

“好吧，换个问题，你来自哪里？”

“王爷怕了？”

西日昌晒然一笑，忽然问：“你会叫吗？”

我一呆。

“我是说当我在快活时，你会不会适时表现下一个正常女子应有的反应？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微笑道：“我在倾城苑学习了五年。”临川河上他一直没碰过我，如果让我选，侍寝和叫，那我宁愿叫破嗓子。

“我还以为你是根木头呢！”西日昌语调变得极快，前一句撩拨后一句就阴沉，“出临川前，你留在我身边。”

“是。”临川河上的最后一天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

“还有，让我看一下你的匿气之术练到什么地步了！”

我心一惊，他如何知道我专练匿气之术？惊讶归惊讶，我还是老老实实在地施展了匿气之术。西日昌的狭眼一眯，柔声道：“很好。”

午后的阳光懒洋洋照射在临川河上，西日昌仔细为我解下了腕上绷带，然后捧着我的手问：“如此纤细的手，仿佛轻轻一折就断。”

“王爷已经折过一次了。”我提醒他。

西日昌微笑道：“手上没有茧子，你专练的是什么兵器？”

我垂首道：“手。”

西日昌大笑起来，他不相信也没关系，此刻就算我手持神兵利器，也不是他对手。

一支强弩裹挟着呼啸之声穿破船壁。

“护卫！”船上的侍长喝道。

无数支强弩从两侧斜穿官船，西日昌一动不动，只是捧着我的手左看右看。我也没有挣脱他，这些弓弩还不在我眼里。

“王爷惯用什么兵器？”

西日昌不再研究我的手，站起身解开腰际环扣，一把细长的软剑从腰带里抽了出来。软剑剑身一颤，变幻出银亮的光芒。整把剑周身没有任何可握之处，西日昌却在五指间把玩，仿佛这不是杀人夺命的利器，而是条鲜活有生命的小蛇。

“它叫‘细水’。”西日昌指间一动，“细水”斜直一伸，将一支射向他的强弩挡开，弩一断两截。

“好剑！”



强弩不久停了，两岸的伏兵开始强攻，身法好的已经上船，与西日昌的侍卫们缠斗在一起，各式兵器相交的声响犹如最激烈的琵琶曲。

“西日昌，出来受死！”有人叫战。

“细水”一闪，却不是对外，而是刺向了我。

这一霎，我瞪圆了眼睛，西日昌在笑，他笑得那么开心，使我终于忍受不住，我叫了起来。

“兀那大呆国的王爷！你的侍卫在浴血奋战，你倒在里面风流快活！”船上的强人大骂起来。

刀剑声声，夹杂着我的低吟细呻，没有动摇西日昌的手下，却深深激怒了对方。

“杀了大呆淫贼！”

西日昌一边注视着我被他挑开的衣襟，一边慢条斯理地解开他自己的衣服。

我一边叫着一边竖着耳朵接听外面的情况，有侍卫战死了，有敌人战死了。我能确定如果西日昌从战斗开始就加入，那么他的侍卫就不会伤亡，但他不会。

西日昌露出白皙的胸膛，邪笑一声，一手提起了我。阴谋开始了，我听见有人闯入的声音，有高手杀开一条血路向我们冲了过来。

穿过西日昌的肩头，我看到来人面上一道清晰的刀疤，从左眼角划到左腮，怖人的面容。他是刀疤刘，我听过他的大名，西秦有名号的杀手。

就在我以为西日昌要将我拉入他的怀抱，以蔑视的神情再刺激一把刀疤刘时，西日昌眸中却闪过一道杀机。我身子一轻，整个人被他丢了过去。

“不要啊！”我惊恐地尖叫。

“哈哈！”刀疤刘大笑起来，笑到半途，他倒地身亡。我飞身一退，丢下手中之物，这一幕令刀疤刘身后赶来的侍卫骇然而退。

一颗血淋淋的心啪地掉在地上。

“这就是阴谋。”西日昌缓缓道，而第一次以血腥方式杀人的我，弯下身干呕，却什么都呕不出。

那电光火石的一刻，我明白了一切。阴谋从他授我匿气之术时就已开始，一切都在他算计之中。一个衣裳不整看似毫无修为的小女子，麻痹了刀疤刘，刀疤刘也考虑过杀我，他倒下前左手掌的方向正对着我，而拿刀的右手要提防西日昌和身后追来的侍卫。只是刀疤刘想不到我动手那么快，想不到我的修为已臻固气之巅。我

“谨慎吗？”

西日昌摇头道：“是态度。”

“我不懂。”

西日昌转而微笑，“我现在很矛盾，让你懂好还是不懂好。”忽然他抓紧我的双手，“差点给你骗了，你早就懂了。”

我倒吸一口冷气，他连忙放开，“忘了，你的伤。”

我看了看手腕，本已愈合的伤势，经过刀疤刘一事，重又恶化。真正不被人看清底线的应该是西日昌吧！借刀杀人的他一直没显露过真功夫。

“时间不早，歇息吧！”

这天晚上，我又再被侵犯。身上没了禁忌后，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杀身上的男人。可是杀死他之后呢？一个西日昌我都敌不过，如何去报我的血海深仇。我的指甲深深嵌入了他的后背，正是这指甲这手指的坚硬，直穿了刀疤刘的胸膛，掏出了心脏，而现在西日昌就在我的手下。

“想好了吗？”西日昌忽然停了下来。

我们四目相对，我看到他瞳人中的自己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忧郁少女。

西日昌骂了声，显然男人在这种时候不能停。他不再说话，冲击的力度加大了。

我最终忍住没有动手，我身上的毒未解，从西日昌身上所学太少，最重要的是我未必能杀得了他。

“不能杀我，就叫吧！”西日昌在我耳畔调笑，“杀猪一样的，妹妹。”

我的手从他后背移到他前胸，一推，将他推倒一旁，而后我翻身跃起，跨坐到他身上，一甩额前散发，冷冷道：“王爷，请叫我姝黎。”

我开始律动起来，汗水慢慢沁出皮肤，滴落到身下无比妖媚的男人胸上。

回大秦国都盛京之前，西日昌一直没有放过我，西秦国伪装的面具撕下，他再不掩饰欲望，疯狂地榨取着我。后来西日昌告诉我，他那样做的原因是想唤醒我的欲望。可是他失望了，即便我的动作再配合，我的心却是麻木的。

香兰曾说只有女人真正爱上了一个男人，才能体会到男欢女爱的甘美。我想我不会体会到了，我不会爱上任何男人。

我在西日昌身上身下始终没有发出一声，即便昏晕过去，我都忍住了。当我走



进盛京西日昌的王府时，我的腿是并不拢的。

西日昌没有正妃，却有七位侧妃，环肥燕瘦各有各的风韵。看似爽朗的钱妃一见我就取笑道：“你们看，王爷给我们带了个小八回来。”

容长脸的柳妃慎重道：“还是请王爷来介绍吧！”

西日昌径自坐上主位，简单几句介绍了我，最后道：“从今往后，姝黎就是本王的司剑。”

司剑也就是丫鬟，专门管理王府的兵器库，这无疑是新加的职位。我从各女的面色上看出来了，王府原先是没这个职位的。

柳妃又问：“那姝黎妹妹住哪个院？”

“昌华院。”

众女的面色更加精彩。钱妃忍不住道：“这不是爷住的院吗？”柳妃斜了她一眼，她当即打住了。

“本王先去见陛下了，娴雅你先安排下。”

“是的，王爷。”柳妃道。

西日昌走后，除了被点名的柳妃，别的侧妃都跟着走了，其中两位还赏了我老大不小的白眼。

柳妃坐在她的位置上，凝视我半晌才道：“姝黎，做了丫头就安分做丫头。我把丑话撂在前面，王府里每一位侧妃都
虽说王府暂时由我打理，但逢着要事，也要请教诸位夫人

她说得那么透彻我如何不懂？做了
都是我得罪不起的人物。

“多谢夫人，姝黎记下了。”

柳妃兰花指捏起茶盖，膘了一眼道
你是李将军的义女，按说这身份也够了。”

我不知该装作一副不甘的模样还是
了。

柳妃呷了口茶，道：“你也别多想
我会帮衬着，但你自个儿也要懂事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夫人。”

我跟着柳妃先去了兵器库熟悉未来
了四季十二身丫鬟衣裳以及两床被褥。柳妃的大丫鬟青儿帮我拿了些，衣库执事也唤了个小厮帮手。



西日昌放下茶杯，温柔地道：“消消火，最近你累了，今晚我睡钱妃那儿。”

说完，他抛下我，扬长而去。

我穿上了衣裳，开始了王府的生活。转眼一个月过去，西日昌没有碰过我一次，我渐渐淡出了诸妃的视线。仿佛我只是个寻常丫鬟，仿佛西日昌只是兴起，弄了个丫头在院中，即便有些什么，不过是个通房的。

我只在昌华院和兵器库行走，西日昌在府中的时候我随侍，不在的时候我自行修行，每天弹一次琵琶。琵琶和修行一样，只有每天坚持才不会荒废。诸妃之中只有邱妃也爱管弦，她的院中时常响起箫声。我们从不说话，偶尔见面，我向她行礼她点点头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各自在自己院中。我们从不合曲。从她的箫声中，我感受到，她是个天性很高的人，而我的琵琶，我自认为是庸俗之章。擅长丝竹的人多清雅如莲，我是朵喇叭花。

我的低姿态换来的是更多的蔑视，几个得宠的侧妃下人见到我无不趾高气扬，言辞比之当日的长脖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谨记柳妃的话，眼观鼻，鼻问心，一任耳畔东风西雨。

来到王府的第二月，我见到西日昌的次数更少了。他似乎变得很忙，总是早出晚归，晚上也很少睡侧妃院里，这变化却使我倒了血霉。

一日在兵器库里，我撞上了钱妃，她带着四个丫鬟好像在专门等我。

“见过夫人。”我规矩地行礼。

“哼，姝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才到兵器库，爷交代你的活你就这么应付的吗？”

我一听她口气不善，便谨慎酌词：“回夫人的话，爷说每天午后来一次，姝黎不敢违背。”

见我推给西日昌，钱妃面色更难看了。

“你每天待在昌华院都干什么去了？吃个午饭要吃那么久吗？”

我皱起眉，这鸡蛋里硬要挑骨头我也没法子。

“还不快答夫人的话！”一个丫鬟指着骂，“没听见夫人问你，吃什么吃那么久！”

我苦笑道：“吃完午饭我立刻就赶到这儿了。”